犹太律法发展历程初探

许广灵

犹太律法的来源异常复杂，吸收融合了古代近东地区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法律，以《托拉》为律法核心，加之历代犹太教学者不断地解释、扩展和补充，最终形成了以《塔纳赫》、《塔木德》等诸多宗教经典为载体的律法体系。古老的犹太律法的表述是简单而模糊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律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犹太教学者采用了“实用性的阐释方法”，在不违背律法字面意义的前提下，使背离律法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这种实用性阐释方法维护了犹太律法的神圣和权威。

关键词：犹太律法 来源 特点 实用性阐释

作者：许广灵，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犹太人以恒久地信守犹太律法、维护传统权威而闻名于世，律法对于犹太人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道德严肃性和个人责任感”。从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散时期起，犹太人就开始了数百年来在异国他乡的寄居生活。虔诚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起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使得他们没有被其它民族同化，始终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而存在着。在这一过程中，是犹太教经典中的律法把“一代代的以色列人规范于一种单一的理念模式之中——一种人性获得高度纯化的模式”。通过律法，犹太人把生活转变为一种极富韧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维护着犹太民族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民族的伦理道德和气节操守，也因此使得犹太律法的形成发展具有了特殊性和神圣性。

犹太民族的律法体系与古代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由于是全民信教，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都集中在了犹太教的宗教经典中。犹太律法是以犹太教的经典《塔纳赫》（即《希伯来圣经》，一般意义上和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内容基本相同）、《塔木德》、《托塞夫塔》、《米德拉什》等著作为基础的。被称为犹太民族百科全书的《塔纳赫》是研究犹太律法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塔纳赫》分成《托拉》¹、《先知书》和《圣录》三个部分。犹太律法是以《托拉》为核心形成的，它是公认的犹太教成文律法，也是犹太律法的第一种来源，为犹太民族确立了人人必须忠诚信奉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

为了使犹太民族不至于在寄居异国他乡的漫长历史中忘却神雅赫维的旨意，不被异族同化，历代犹太教的先哲、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讲解阐释《托拉》，后人把这些口头的讲述汇编成集，称之为《塔木德》，大约成书于公元3-5世纪，亦被称为“口头圣经”。《塔木德》分为《密西拿》和《革马拉》两部分。《密西拿》由犹太亲王子于公元3世纪汇编成书，全书共计6卷63篇，共有

¹ 即《塔纳赫》的前五卷，分别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又被称为《摩西五经》或“律法书”。

戒律 613 条，主要内容是犹太教学者对《塔纳赫》中的律法所作的讲解和阐释；《革马拉》是后来的学者对《密西拿》进行的评述和讨论，汇集成书于《密西拿》出现后的 300 年左右。两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口传律法”，是犹太教的法典。《塔木德》又有《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之分，它们是不同的犹太学者在巴比伦和巴勒斯坦各自主持的学园里分别完成的，但这两者所依据的《密西拿》都是相同的。两种《塔木德》无论在体例、章目和内容上都不同，人们通常所称的《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比《耶路撒冷塔木德》的表述更加清楚完整。但是犹太亲王并没有把他之前所有学者和拉比们的观点、决定都汇集在《密西拿》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被提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人重复了那些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观点，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人在犹太亲王看来是不够权威的。这些学者、拉比们的观点按照《密西拿》的顺序和划分方式以“Baraita”¹ 的形式收进了书中，只是阐述的更为详细，这些“Baraita”产生了一种新书，即《托塞夫塔》。它与《密西拿》有着相同的外在特征、语言和风格，但与《密西拿》相比，《托塞夫塔》中的奇闻逸事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o《米德拉什》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哈拉卡》和《阿卡达》两部分。第一部分《哈拉卡》是对经文中的律法、教义、礼仪的解说，并详细说明了律法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第二部分《阿卡达》是拉比们在布道过程中讲述的传奇逸事、民俗故事和历史人物等。

从犹太教经典文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犹太律法是以《托拉》为基本框架的，其内容是神雅赫维的启示，由此而来的宗教信仰、法律制度、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具有了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是至高无上的，不可违背的。但是《托拉》中记录的律法非常地简洁，是一般概括性的，而且在表述上也较为模糊，很难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虽然出现了以《塔木德》为代表的大量更加详尽的口头律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成文律法出现了较多的空白点以及不一致、相矛盾的地方。犹太教的学者和拉比们把有争议的地方和较为典型的司法判决记录下来，作为以后判案的判例，并使之成为今后进一步解释澄清法律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他们还以其他的形式进一步扩充记录犹太律法，以适应社会的新情况，例如：Responsa（犹太法学家对犹太法律和礼仪的释疑解答）和 Commentaries（注释性的犹太法规），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迈蒙尼德法典》。

从历史的角度讲，犹太律法的来源是多方面而复杂的，除了以《托拉》为代表的宗教经典之外，犹太律法的主要来源是传统、先例、皇家法令，以及不断加诸在后两种形式上的神圣化了的著述。”被称为以色列先祖的希伯来人是亚摩利人的一支。大约公元前 1800 年到公元前 1600 年左右是以色列^¼民族的先祖时期（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时期），这时以色列人还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进入迦南地区的亚摩利人的一支，他们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过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没有可供耕种的土地，但会不定期地与农耕文明进行接触。这一时期家族的首领（即族长）对其控制下的所有家族成员拥有完整的司法权，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传统和习惯法，它与以色列后

¹ Baraita: 犹太教的导师们通过口传或文字传下了大量的并未收进《密西拿》中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这类未收入的格言被称之为 Baraita，意思是“外部的东西”。

^o Neusner Jacob, *The Two Talmuds Compared*,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6. p. 28.

» N. S. Hech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ources of Jewish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4.

¼ 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大体上指的是同一个民族，该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谓，其中包含些微差异。以色列人的名称是希伯来人在征服迦南的过程中开始出现的，先祖雅各的 12 个儿子发展成 12 个部落，统称“以色列人”。在犹太历史上的两王国时期，“犹太人”被用来称南部的犹太王国的所有居民，在北部王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后，犹太人一词失去了它同南部王国的特殊联系，被用来泛指两王国时期以后所有的犹太人后裔，成为代表整个民族的通用词汇。

来各个时期的法律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法律的执行方式，它是通过“自力救助”实现的¹，也就是说凭借个人力量而非执法机构来保全自己的权利。例如，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希未人示剑玷污，她的哥哥西缅和利未杀死了示剑及其族人。

在雅各作为族长的时候，由于饥荒年景的到来，他们不得不迁往埃及。但随着埃及第18王朝的建立，开始了对外族其中也包括对以色列人的残酷奴役，因此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时，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成功地逃离埃及。但由于初次进攻迦南受挫，他们不得不在西奈沙漠游荡了四十年，这段时间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开创时期，摩西利用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的四十年时间对初具民族特征的以色列人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组织和法律体系，“自此，我们可以认为，以色列人的民族特性开始展现……以色列人的氏族部落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²，“原本结构松散的以色列人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这些人及其后裔无疑也成为后来以色列民族的核心”³。不论是世俗的还是精神的领导权，这一时期都集中在摩西手中，同时他也是最高的审判者和军事长官，掌握着司法权和军队指挥权。犹太律法的核心，即犹太教的成文律法《托拉》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托拉》中的摩西律法是神雅赫维在西奈山上以“十诫”和“判决”的形式传给摩西的；后来在西奈沙漠游荡的四十年中，每当发生新的情况时，摩西就向神雅赫维请示，以神意的形式做出判决，并把判决作为以后判案的判例，用这样的方式建立了一系列更多更深入的法律，加诸在法律上的神性表明了履行法律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

定居迦南后，以色列进入了被称为“士师时代”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是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这时的以色列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刚刚成形的各个支派在和平时期各自为政，由每个支派的长老处理日常事物；战时团结在被称为“士师”的领导人身边，对外进行作战，士师集“先知、统帅和救世主三位一体，被看作是上帝选定的人，被赋予神智慧的人”⁴。实际上这一阶段是处在一种无政府统治的情况下，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做在他自己看来是正确的事情……但仍然存在着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行为法”⁵。但“这种被普遍认可的行为法”并非是犹太人自己创制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古代近东地区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司法习惯，并对之加以改进重构为己所用。例如，学者们认为犹太律法中的“决疑法”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法律，这种类型的法律先传入了迦南地区，并形成了公认的迦南律法。在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后，又对以色列人的法律产生了影响，它在形式上不同于以色列本民族创造的法律。以色列本民族创造的法律是以简单的命令形式存在的，例如：你们不能偷盗，诅咒父母的人将被处死等。⁶“决疑法”的构成形式是在假定发生的情况下附带有相应的法律解决方式，例如：如果一头牛顶死了人……它的所有者将被处死。“决疑法”在犹太教经典中的出现表明了，犹太律法中的许多内容是古代近东地区广泛传统的一部分。从法律体系的内容和形式上看，犹太律法和古代近东地区出土的法典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犹太律法的体系缺乏系统阐释抽象概念、定义和法律术语的能力，而是以罗列无数示例的方式说明法律规则。迄今为止，在近东地区相继发现了以苏美尔文、古巴比伦文、亚述文、赫梯文等文字编写的六部法典，其中最著名的是用古巴比伦

¹ N. S. Hech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ource of Jewish law*, p. 1.

²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³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150页。

⁴ 阿巴·埃班 (Abba Eban) 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⁵ N. S. Hech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ources of Jewish law*, p. 2.

⁶ N. S. Hech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ources of Jewish law*, p. 6.

文刻写的《汉谟拉比法典》。这些法典都表现出了与犹太律法相似的特征¹，都是以罗列示例的方式说明法律规则，这显示出犹太律法是在与它们相同的背景下发展而来的。

在公元前 11 世纪进入到君主制社会后，领导以色列国家的王也被认为是神雅赫维所选定的人，因此王是法律体系中最高的领导人，能够颁布法令并做出判决，而且王所作的判决被当作今后审判的判例。《塔纳赫》在叙述事情的过程中，也包含了一些司法决定，这些决定被作为后来出现的法规的原始判例。

此外，由于犹太律法创制较早，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甚至与社会现实情况截然相反；对虔诚信仰神雅赫维的犹太人来说，又绝不能违背源自神的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世的犹太教学者在实践过程中采用了一种能两者兼顾的做法。他们提出一些与其所处社会状况相符的法律法规，同时应用《塔纳赫》中的内容对新的法律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就是指犹太教学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给原有的法律条文赋予新的内涵，而新的内涵只要求在形式上或字面上达到《塔纳赫》的要求，对实质的行为没有限定，甚至与《塔纳赫》背道而驰也无关大碍。

例如，《塔纳赫》规定土地可以买卖，但期限不能超过 49 年，即以色列人的禧年，正如《利未记》中所写“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o。如果某人因为一时的困境出卖了地业，或者在他富裕后把土地赎回，或者由他的至亲负责赎回；如果两者都不能做到，禧年到来时买主要自动放弃所买地业，归还给原来的地业所有者。与此类似的律法在《申命记》中也有描述：“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是：凡债主要把借给邻居的豁免了，不可向邻居和弟兄追讨”[»]。前一条律法限制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后一条律法限制了商业性借贷的发展，如果长期遵循这两条律法，不仅仅危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还有损于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两条律法所依托的背景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犹太教学者希勒尔变通了这一律法，提出只要债权人向法庭提交一份签署了的文件，把债权转移给法庭，即使超过追索期限，法庭也可以替代债权人追索债务，因为《托拉》只规定债权人本人不能追索债务，但没有规定其他人不能代为追索。^¼ 所以希勒尔根据描述律法的语境，对律法进行了发挥性的阐释，他的解释多少有些牵强，但确实达到了在不否定原有律法的基础上修改律法的目的。这种方法既遵守了传统律法，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律法的限制，因而据此新生的律法也具有了神圣性。

在律法语境表述不清楚时，希勒尔的方法可以使用。当律法作出了明确清晰的规定时，犹太教学者则采用了在不改变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补充新法规的方法来完成变革原有律法的目的。例如，《塔纳赫》中规定“如果一个人死了并且他没有儿子，那么你要使他的遗产传给他的女儿；……并且这将作为审判的律法传给以色列子孙，正如神这样命令摩西的”^½。这条律法实际上是剥夺了女儿的继承权，因为在父亲有儿子的前提下，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遗产，女儿什么也得不到。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们手中开始积累起财富，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女儿也承担起赡养父亲的责任。例如：一份出自埃及 Elephantine 地区公元前 404 年的阿拉姆语文件，在这个文件中父亲把房屋的一半给了他的女儿，因

¹ N. S. Hecht,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sources of Jewish law*, p. 6.

^o Levi. 25: 23, Hebrew - English Bibl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U. S. , 1917.

[»] Deut. 15: 1- 2, Hebrew - English Bible.

^¼ 亚伯拉罕·柯恩 (Abraham Cohen) 著，盖逊译，傅有德校译：《大众塔木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导论) 第 10 页。

^½ Numb. 27: 8-11, Hebrew - English Bible.

为他的女儿在父亲年迈时赡养了父亲。¹ 而且单从血缘关系的远近上看，女儿和儿子一样都是父亲最近的亲属，只把财产留给儿子并不合乎情理。因此《塔纳赫》中原有的律法已经不符合社会的现实要求，需要进行改进。犹太教学者对与女儿继承遗产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严谨缜密的阐释，他们的目的是把父亲的财产分给女儿一部分，使父亲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把财产分给女儿，并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犹太教学者采用的主要手段是鼓励父亲在生前以礼物的形式把财产馈赠给女儿，这其中最重要的礼物是女儿结婚时父亲给予女儿的嫁妆。² 在古巴巴勒斯坦南部的朱迪亚沙漠地区中发现了一些文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以表明父亲在女儿结婚时给她大量的嫁妆在当时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汉娜·科顿认为女儿收到出自父亲作为嫁妆的礼物契约暗示着此类文件是保证女儿获得父亲部分财产的唯一方法，同时认为这种方法部分改善了原有继承法中男女间的不平衡性。纽温·亚伦认为这种方法的使用是为了回避《塔纳赫》中关于（在父亲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不能继承遗产的律法。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拉比时期父亲给女儿嫁妆已经成为替代继承父亲遗产的一种手段，甚至圣经中的《约伯记》记述了约伯将其产业分给女儿的事情，“她们的父亲使她们在她们的兄弟中得产业”³，这件事情被阿萨尔亚·布伦纳称之为具有解构特性的结束性事件。事实上这件事情标志着女儿作为父亲财产继承人的合法性，打破了原有律法的束缚，采用的方法仍是在形式上保持与《托拉》律法的一致性。尽管从犹太律法的技术层面上讲，这一手段不是“遗产”，但它毕竟是“合法的”，而且最终达到了想要的目的。这种阐释方法既坚持了圣经律法的字面意义，又对实际内容做了本质上的变革。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犹太律法的复杂性。总的来说，犹太教律法包括《圣经》中的律法总则，以《塔木德》、《米德拉什》形式出现的解释、扩展、补充，附加在“塔木德律法”之上的改革创新，后塔木德时期的法典，犹太法学家对犹太教法律和礼仪的释疑解答汇编而成的 Responsa（犹太法学家对犹太法律和礼仪的释疑解答）和 Commentaries（注释性的犹太法规），习惯法，以及各个犹太社团的地方性法规 Takkanot⁴，最后还含有大量的由以上的法律形式演绎推论而来的伦理道德原则。犹太教的学者和拉比们几乎坚持了圣经中的每一项制度，但又从根本上变革了这些制度，现在要想确实地了解这些改变是犹太教学者进行创新的结果，还是来自其他地域异族文化思想的渗透，亦或是犹太教权威对早期几代人所建立制度的正式记录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不论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能够从拉比时期的文献材料中看出，犹太人从心理上对这些变化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了法律的方式方法和对《塔纳赫》的解释，从而论证了这些变化的合理性。⁵

对犹太人而言，律法是神雅赫维意志的体现，是绝对的真理，因此是不能更改动摇的。但从犹太教财产继承律法的演变发展过程中，能够找到改变神喻般律法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能够保证新的律法与原有的律法在表面上保持一致性，尽管按照新的律法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很可能在实质上与原有的律法背道而驰、大相径庭。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种实用性的阐释方法，但它最终的结果是维护了犹太文化的传统和神的权威，这种方法的采用是犹太民族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¹ Reuven Yaron, *Gifts in Contemplation of Death in Jewish and Roman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p. 16.

² Judith Hauptman, *Rereading the Rabbis—A Woman's Voi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p. 177.

³ Job. 42: 15, Hebrew - English Bible.

⁴ Takkanot: 希伯来文 Takkana 的复数形式，是犹太教的地方性法规，以代替当时的哈拉卡。

⁵ Judith Hauptman, *Rereading the Rabbis—A Woman's Voi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p. 60.

这种方法有几个特点，第一、必须肯定《塔纳赫》的神圣性，只能以神学的观点，而不能用科学批判的态度看待《塔纳赫》，“对它进行科学分析无异于拆除了犹太人的精神支柱”¹。换句话说，源于神的《托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第二、在律法与现实根本相悖的情况下（离律法创建的时间越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阐释不能达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犹太人选择了在形式上遵守律法，而实质上，犹太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托拉》的真实精神。例如：《托拉》规定在父亲死后留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但学者们利用“财产”、“遗产”这两个词存在的细微差异，用鼓励父亲在生前把财产馈赠给女儿的方式，使得女儿部分取得了遗产继承权。这样的阐释已经背离了律法原有的涵义和精神实质，仅仅拘泥于律法中的字面意义。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守法”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第三、犹太学者是通过参照某一语境的律法条文对另一语境内的律法条文进行仔细的诠释，以期获得微言大意的效果。但这样的修正在很多时候是漫无节制的，或是毫无根据的联想和夸大，很多时候甚至是牵强附会式的诡辩。第四、实用性的阐释方法已经超出了修改律法的范围，而进一步应用到商业、政治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不符合赎罪和救世主的传统犹太思想，与犹太教原有的教义相悖，巴勒斯坦第一任大拉比亚伯拉罕·库克用犹太教教义阐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从而使大多数人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

实用性的阐释方法使旧的律法被重新解释后，能够应用于新产生的情况，有助于让《托拉》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南而始终有效，保护了犹太教的传统和权威，有利于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成为犹太人能够在长达数千年的异族统治下不会被同化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袁朝晖）

¹ 摩迪凯·开普兰（Mordecai M. Kaplan）著，黄福武 张立改译：《犹太教：一种文明》，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Folk Buddhism organizations & sculptures on Northern Zhou

Cui Feng

Folk Buddhism organizations is popular on Northern Zhou. From many sculptures we can see that mosts of people voluntary spend lots of money to join imaging activities. The object of their faith mainly is Buddha but not Bodhisattva. This is different from Northern Qi.

Theravada Manuscripts in China

Zhou Ya

Theravada manuscripts in China, which contrasted with the other 2 types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the country, namely, Chinese Buddhist' and Tibetan Buddhist', are fresh ones that rarely exposed to public until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y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Dai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south- western China. As a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Dai in Yunnan, Sip songbanna is the most typical place where Dai people living together with rich amount of manuscripts and popular Theravada Buddhism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share some knowledge of Theravada Buddhist manuscript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ipsonbanna, involv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locations; resources and makers; general amount and types; scripts; and content; etc. As the l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outcome of the col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se manuscripts in China,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lm- leaf Scriptures will be introduced as well.

The Inner Logic of Hasidism within Martin Buber' s Religious Philosophy

Liu Jinz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in Buber' s religious philosoph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ystical paradigm of Jewish Hasidism. Among which,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sidic movement from its traditional passive doctrine of Jewish law to a newly active doctrine based on original religious faith since the modern times. By the so- called "I- Thou" philosophy of dialogue evolving from the Hasidic paradigm, Buber' s philosophy of religious existentialism not only achieved its transcendence over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from the dimension of religious faith, but also brought about religious concern from active universalism. Meanwhile, the inner logic within this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lso reflected the inherent paradox in the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ng process of modern Jewish thought.

An Analysis to the Sources and Features of the Jewish Laws

Xu Guang- ling

Jews are famous for abiding by the Jewish laws and preserving the traditional Hebrew culture. The sources of Jewish law were extremely complex that revolved around The book of Laws, contained all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and amplifications thereof by religious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absorbed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habits from peoples in the Near East. Finally, the lega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under which Jewish law were recorded in religious classics, e. g. the Scripture, Talmud, Midrash and so 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ules were simple and vague, some disputes rose among people. Thus Jewish scholars made further interpretations accordingly, which didn' t violate the Torah and be accepted by most people easily. Because the Jewish law had been out of time, Jewish scholars used ' functional explanation' to explain the Torah. The way not only insists on the letter of the biblical laws, but also transforms these laws in essence. Meanwhile this way maintains the holiness and authority of the Jewish laws.